

江南一葉

电影文学剧本丛刊

江南一叶

菡子 李纳等

珠江电影制片厂编辑室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一、江南一叶.....菡 子 李 纳（ 1 ）
- 二、万山海战.....艾 扬（ 85 ）
- 三、毕升廖公弦 戴明贤（ 197 ）

电影文学剧本

江 南 一 叶

菡 子 李 纳

序 幕

一九三九年春天。

蜿蜒于黄山大小山脉之间的青弋江。皖南美丽的山水尽在其中。全副戎装的周恩来副主席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，正从一个突出江面的山峰后面乘着木排飞出来，随即进入湍流，浪花飞舞在木排的前端，溅在他们的腿上。三个警卫人员严阵以待的样子。渡工全神贯注地驾着水中的“骏马”，在激浪冲击引起木排晃动的时候，他们都要偷眼望一望两位悠然自若的将军，周副主席站前一步，正紧紧拉着叶挺的手。他们都注意到眼前的激流，彼此注视了一下，仿佛会意地说：“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！”

“十多年来，我读了不少鲁迅先生的文章。”叶挺凝视着周副主席开始说。对方马上用热情的眼光回视着他，好象久已等待着他的发自肺腑的表白。

“我深深感觉到他在作战，他是文化战场上的主帅。而我却在海外，……惭愧！”叶挺吐出的这一个个字，都反映在周副主席丰富的表情中，他欣然同意道：

“鲁迅自然是一个伟人！”接着他又带着敬意和鼓励的神情，宽慰叶挺：

“抗战开始不久，你就是新四军的军长了呵！”

“是的，去年我领着队伍到过皖南，满腔热情呢，好象以往开始北伐那样！”叶挺兴奋起来，在周副主席面前，几乎有些天真地诉说道。“后来你也知道。我不得不退到广州去做后勤工作。”

岸上热烈欢迎的人群。

“热烈欢迎周副主席来视察工作！”

“热烈欢迎叶军长胜利归来！”

突然周恩来同志的眼睛光彩照人，他对叶挺指着岸上：

“你看，你的队伍！”他看着叶挺言犹未尽。

叶挺领会了他的深情：“又是您把我送回来了！”其余的话，也用不着再加表达。

这是三月上旬，皖南丛山中的高峰上还有积雪呢。灿烂的落霞照满云岭山脚下的树林，林中不少常绿树的叶子上，披上了金色的霞光。阳光也映得其他一些干粗枝挺的老树满有生气。在通往树林的山道上，两位将军披着彩霞走进林子。远远地随着几个警卫人员。叶挺内穿猎装，披着一件前方的战利品——日本军用大衣。他掀起大衣的一角摸了摸：“质量不错，穿这大衣的官儿还不小呢。”他对身旁的陈毅说，有意感谢他赠送的厚礼。陈毅自己穿的可比这件粗糙一些。

“也不过是个小小的校官。”陈毅幽默地说：“这一年打了二百来仗，还没抓到个大的。”

“你们在江南打得好啊！完全把我吸引到敌后战场上去了。”一想起陈毅在会上的发言，叶挺感到无比的振奋。“我就要到皖南前线去，然后过长江到四、五支队去！真的，马不停蹄！”他高兴自己表达了这种迫切赶上去的心情。

“你过去是我的师长，现在和将来也还是我的师长。”陈毅恭

敬地直视着军长。

“不，不，过去是你第一个站出来跟着朱总司令走，然后到井冈山找毛主席去，三年游击战争，你艰苦卓绝，我却掉队了。”叶挺坦率恳切，这显然是他常常愿意提起的话题。

雇工王大喜低着头坐在一棵大树底下，猛一抬头，看见了陈毅。他站起来恳求：

“陈司令，在军部报不上名，赶明儿我还是跟你上江南去，这次一到地头，你就把我送队伍里去！”

司令点点头：“这里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明天你替我挑起担子走嘛！”

“一个无家可归的雇工，当兵打鬼子犯哪一条王法？”陈毅余愤未平，看着军长。一面忽然戏谑地：“王大喜，这回你可是大喜了，快给叶军长行个礼，他能批准你当兵上前线！”

上过一次前线的王大喜，已有一顶军帽和束腰的皮带，他象样地向叶军长敬礼，军长满意地笑了。待王大喜欢天喜地地跑开，叶挺又柔声地问：

“仲泓，你明天就回江南么？”

“唔。”大有惜别的意味。

“江南水乡潮湿，马上就是雨纷纷的清明时节，你又受过重伤，我给你带来一件皮茄克……”

陈毅感动地看着军长的猎装，生怕他就要脱下来似的，军长更加温和地解释：

“不是这一件，我是给你定做的。也给政委带了一件，他好象并不乐意接受的样子。”他讲到最后两句，不免带着苦笑。

“不要睬他，他不乐意接受的事儿多呢！”

这时坐在马上的周副主席正向树林这边飞奔，看见叶、陈两

位，他勒住马头，跳下马来，两人迎上前去，周副主席看着非常和谐的一对，深沉和领悟的目光，说明他好象参加了他们的谈话，他仿佛做着结论说：

“介绍开辟江南抗日根据地的《茅山一年》，精彩！整理好了吧？我要带到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上去发表！”

两人欣然，但也有些疑虑。

“至于老耿的意见，他要坚持就让他坚持吧！他爱听王明的。可我这次传达的却是党中央、毛主席的决定：向南巩固，向东进攻，向北发展！西起南京，东至海边，南至杭州，北至徐州，都是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范围，有理、有利、有节，坚决执行，决不含糊！”

叶挺面露喜色，只是想起政委的固执，他有些迟疑不定的样子。周副主席洞察叶挺哪怕一瞬之间的意念，拉起叶挺的手，无限信任地叫了一声：“叶挺同志！”最近，他还是第一次这样称呼叶军长。“我们已经建议东南局讨论你的重新入党问题。”叶挺不觉以立正的姿势，向周副主席报到似的，轻声而有力地回答：

“我一定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一切指示！”

第一章

一九四〇年末。

黑夜中深远的峡谷，一条漫长的碎石路。

一只狼虎视眈眈地站在两石之间，望着峡谷的深处。

远远地有一群快马奔驰而来，马蹄声发出清脆的回响，渐渐地近了，于是狼不见了。

打头一匹骏马上骑着叶挺将军，借着稀疏的星光，可以看到他有北方人的豪气和南方人的潇洒，被压制着的愤懑隐藏在他眉宇之间，宽大的黄呢大衣飘在马上。紧跟着他的是郑时奎团长，警卫员曾德和等五、六个随从。

突然不远处有难听的狼嚎。

郑时奎让马抢前几步，把帽子推到后面，又拉到前额，终于说：“总算要渡江北上了。”

“离党中央的要求差不多拖迟了一年。”军长沉思地苦笑着：“这一年哪，陈粟江北大桥之战，黄桥决战，苏中、苏北连成一片，四、五、七支队也创建了抗日政权，要是军部早一年过江，

这黄河上下，两淮平原，又该是怎样的局面呵！”军长说完，好象要驱散心中的不宁，他放松缰绳，战马又在山谷里奔驰起来。

将要黎明，一条小路上出现一盏红灯笼，上面贴着“姚”字，灯笼伴着一男一女走来，男的挑着一担野物，女的打着绑腿，皮带紧紧束在腰间，背上挂着一个笠帽。她的臂章上有庄严的符号：“抗敌”。当他们走近的时候，郑时奎忽然叫了一声：“燕华。”

那被叫的女同志惊喜地叫：“老郑，是你！”

那两个人又恭敬地叫了一声：“军长。”

军长问：“你们上哪里？”

“到军部去。”燕华和姚老大同时说。

“接到北上的命令了？”郑时奎问燕华，燕华点点头。

前面是章家渡浮桥，风很大，相连的洋油箱发出互相冲撞的声音，吴燕华忧愁地看看天：“老大，会不会下雪？”

姚老大说：“靠不住，这鬼天气！”他突然蹲下来注意连箱的绳索，气愤地说：“这哪里能过几千人的队伍，准是国民党区署玩的把戏，存心叫人趟水。哼！合作，团结！……”他动起手来，把绳索扣得紧些，但它们还是太细了，不胜风险的样子。燕华也蹲下来，她探探水：“多凉！”

军长注视着那摇摆的浮桥，向大家坚决地说：“按中央的指示，我们北上的路线不走这儿。”

军长见郑时奎脸上有隐约可寻的疑虑，便拉着他的手向一旁走去：“怕的又拗不过这个可怕的‘统一战线’，政委还要坚持走这条路，你是不是这样想？”

老郑诚实地点点头。

军长长叹一声，然后下定决心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们力争把他说服。”当郑时奎表示作难的样子，军长又补充说：“自然，我们可

作两手准备。”

这时，燕华和姚老大已跟过来，军长对他们说：“麻烦你们两位，立即在这里准备渡河船只。”

望见军部白色的瓦屋，郑时奎和军长分手。

朝阳升起来，正照射在军长的头部，虽然经过几昼夜的奔波，他仍然精神饱满。骏马跃过小河，欢畅地长嘶着，军长忽然甩开缰绳，纵身下马，爱怜地拍拍马背，仿佛与它道别。

军长迈着坚实的步伐，踏着那铺着石子的路，挺立的白杨和松树从他身边让过，军大衣仿佛包不住他奔放的激情，他敞开大衣，任它随意飘动着。

军长开阔的胸怀给他周围一切以生命，那疾风中的劲草，挺立的苍松，孕育着生机的收获过的大地……

一个年青的哨兵老远就叫着：“敬礼！”军长走到他身边，他还严肃地举着手。一套新发的棉军服更显出他粗矮的个儿，滚圆的脸上现出腼腆的神情，军长问他：“入伍几年？”

“报告军长，一年。”他说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军长问。

“别人都叫我‘小钢炮’，报告军长，我只有一个掷弹筒。”他嫩声地说。

军长多么爱这个小战士啊，他凝神地望着他，替他扣上脖子上的纽扣，又把枪接过来：“你瞧，敬礼应该这样。”

军长做一个敬礼的姿态，然后把枪交给他。

军长正在笑着准备走开，小钢炮猛然叫了一声“敬礼！”他作得非常准确，军长欣喜地拍拍他的肩夸奖：“小钢炮，你很聪明！”

在军长的背后，小钢炮快乐地对着曾德和伸伸舌头。

白云那边，响起了《到敌人后方去》的歌声，军长伫立着，静

听那歌声，老远有一个人急匆匆地走来，手里拿着小提琴，军长叫了一声：“任光。”

任光抬起头，和军长打个照面，军长问他：“从哪里来？”

“去服务团组织北上宣传队。”任光说。

军长透过薄雾，望着远处说：“我想了两句诗，给你念念：‘雾里美人云里山，临崖立马君试看’，下面两句，请你续吧。”

任光直视着军长的眼睛，他看到军长的眼睛闪耀着对祖国山河和人民无限的爱，英姿奋发地向北眺望，艺术家被感动了，他知道军长要说的是什麼，他激动地说：“‘平原千里任驰骋，飞渡大江换人间。’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军长欣然同意。

他们并排向军部走去。

二

一座很大的祠堂，宽大的石阶，汉白玉石的柱子上挂着“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部”的牌子。

院子里有卫兵走动，副官们进进出出，勤务兵和厨子频繁的递送着宵夜酒菜，所有房间里都是灯火明亮，军官们的身影不时映照在窗帘上。长官室内，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坐在沙发上，他留着一字须，四十多岁，大烟瘾使他的面容透出青色。

电话铃响，顾祝同在电话中间：“叶挺走了，谈得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个人比耿明厉害，他坚持要我们确保他们北渡的安全。”上官云相有些懊恼地回答。“他还坚持说：为了行军的安全，北上的路线由他们灵活机动……”对方冷笑：“他不是我们打交道的对象，新四军是政委当家。”

三

新四军政委耿明的办公处，这是在一座旧式庄院的内院里。北屋南向的两个房门紧紧地关着。东首的墙上有用锅灰刷下的大字：“一切服从统一战线。”“一切通过统一战线。”两门之间的墙上，有新贴上去的有光纸的标语“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”，西首还有一片破损而飘动着的标语“坚持抗战，反对投降”。门上挂着一块“闲人莫进”的纸牌。这是军部机要室。

军部作战科长凌志雄，他英俊精干，军人气概，正快步通过大院的走廊，向内院走去。他先在机要室的门上轻轻地叩了三下，房内伸出端正地戴着军帽的女同志小靳的头部，她一见老凌，笑得十分亲切。老凌对后门指了指，表示“可以进去吗”的意思，小靳点点头。他走过去推开门。

屋内面窗的八仙桌上有军用电话机，几乎没有办公文具。只有一个打饭的铁皮菜钵，两个刷牙兼盛饭的瓷杯，白得耀眼，双双筷子整齐地架在瓷杯上面。板壁上对称地挂着两顶斗笠。双人床上仍然垫着军毯。政委结婚以后，只是多了一床花直贡呢有凤凰图案的棉被。这时，他正对着一盆炭火出神，两手托着下巴，使他的脸更显得上宽下尖，因为弓着背，个子也显得更矮。

老凌默默地在他身旁的矮凳上坐下，对火盆伸出手去，一面端详着政委怏怏不乐的神色，他琢磨一阵终于开口说：

“政委，据报告不少国民党部队向着茂林方向移动……”

“我们要走，他能不来嘛！”政委漫不经心地应着，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情况。

“看来不这么简单，五十二师正在我们要通过的路上筑工

事……”

“你看见的？我就是不喜欢这些疑神见鬼的消息。”

“叶军长要我们提防……”

“提防什么？我就知道又是他把你俘虏了，不服从统一战线，这是要误大事的罗！”

“刚才江北来电，那边已按中央指示，作好迎接我们从铜陵、繁昌过江的准备。叶军长又坚持要根据中央指示办事，不要中了国民党的圈套。”

政委好象听不得“叶军长”几个字，他立时怒形于色：“他是个非党员，开口闭口中央中央的，要当党代表他不要到外国去嘛！”发泄了对叶挺的不满后，他又回过头来指责老凌：

“这两天我都白说了？你这个作战科长要把我说的话揣在口袋里！跟你讲了三年统一战线，你好象还是一窍不通。”

“耿政委，”凌志雄揣在心里的是眼前的处境以及叶军长对情况的分析，他不得不进一步对耿明危险的决策提出异议：“还是请你再考虑考虑吧！从茂林过去就要在山沟沟里通行，要是他们埋伏了队伍，在山上打我们，我们就很被动。……”

“乱弹琴，去睡一觉再来给我说话。我们北上的路线是跟顾祝同说好了的！再说国民党的队伍都在百十里路以外，这么几天，他们就能飞上山去。”

凌志雄还是鼓起勇气陈述最后的忠告：

“叶军长说要对党中央和部队负责！”

耿明勃然大怒：“有我负责！要他负什么责任！去，你要做他的说客还不够资格！”

老凌怅然退出，向走廊走去。他的爱人小靳紧紧赶了上来，看见老凌回过头来的神情，不觉说道：“又谈崩了。”对方叹了口气。

“这一年多，中央来了这么多关于北渡安排的电报，都给军长看了没有？”老凌若有所思地问。

“还看呢，从叶军长回来以后，我们机要室门上就挂个‘闲人莫进’的牌子，耿政委还亲自来检查，定了不少保密制度，还不是对付叶军长的！”

他们一同走出来，通过长廊，他们看见叶军长高大的身影。他正在室内走来走去。两人放轻脚步走着，又站下来一同默视着我们的军长。小靳在老凌背后说出一句她思索很久的话：“你对他要比对我还好！”凌志雄紧紧地握着她的手，表示赞同。

四

三战区八、九个军官，正从灯火辉煌的会议室里走出来。五十二师师长唐云山抢着走在前面，嘴上叼着象牙的烟嘴。他跟身旁气壮如牛堪与他匹敌的六十七师师长说：“何总长英明，为了结束这一场冒险的战争，先来这么一手。”他挥手做了一个扼杀的姿势，“嗯，妙，就是委屈你老兄了，不过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。”他在提醒对方，在这场他们议定的阴谋中，六十七师的部队将归他指挥。

“那就听从你老兄的神机妙算了！”

听见对方也以“老兄”相称，话中又有揶揄的意味，他进一步提醒说：“这可是军令罗！”

六十七师师长轻轻哼了一声，表示“你别跟我来这一套”！

一直在后面紧跟着的四十师师长，对总指挥唐云山谄媚地说：“国事为重，国事为重！”

唐云山又以总指挥的身分对后面江防旅的两个旅长说：“把你

们从前线撤回来，意义重大呵！”

两位旅长有点高兴的样子，相视一笑。

掉后一截的一〇八师师长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，对与他一起的新七师师长说：“泾县之战，要不是叶军长解围，哪有他唐云山的今天！”

总指挥模糊地听到有人竟敢对他提名道姓，猛一回头，激怒地喊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矮小的四十师师长又跑前一步对唐云山恭敬地说：“国事为重，国事为重！”

五

姚老大和吴燕华走进郑团的阵地——唐村，村旁竹林里发出动人的号音，它象一个会说话的军人。姚老大欣喜地发现：“我一听就认出是我们老五团的号。”燕华会意地笑了。

老郑不在家，不过他们一进门就听到悦耳的女高音和笑声，跟着进来两个女同志。

多漂亮的客人！她们都被裹在那不分男女的棉军衣里，衣服也不合身，束得很紧的皮带和打着“大花”形的绑腿，脚上穿着带绒球的布草鞋。她们容光焕发，那个硕长身材的叫云眉，她不仅眉毛长得好，还有一头黑亮的长发。军帽容不住她的辫子，那松散的辫梢时常滑到外面来，每次她都象被发现了秘密似的红着脸，装着不在意的样子把辫子塞进帽子里去。这次她一进门就在生人面前做了这个动作，她的同伴注意到了，就笑着扯下她的帽子，把她那仙女才有的美发介绍给她的新朋友。

那个比较老练的女同志小范自我介绍道：